

[

狗
啊

狗



山东画报出版社

◎ 于克家 编

狗
啊，
狗



● 于克家 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狗啊, 狗 / 于克家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713-382-1

I. 狗... II. 于...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8019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责任校对 齐敬霞

装帧设计 李海峰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7 82098042

网 址 <http://www.hbebs.com.cn>

电子信箱 hbecb@sdpress.com.cn

印 刷 济南文建印刷厂

规 格 170 × 228 毫米

17.5 印张 109 幅图 19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7001-10000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

新春伊始，收到来自南国羊城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于克家先生手示。我与于先生素昧平生，为什么致函于我？读完全信，始知于先生编了一本中国作家写狗的书，因我编过《猫啊，猫》，故而委托我推荐出版。

且不说今年正好是狗年，在我看来，任何时候出版一本中国作家写狗的书，都是合适的。本来《猫啊，猫》问世以后，友人就建议我一鼓作气，再编一本《狗啊，狗》配套。与人最为亲近的动物，被人称之为“宠物”者（我一直反对这种提法），除了猫，不就是狗吗？而且狗与人关系密切，远过于猫。但我手头杂事太多，平时又少积累，斟酌之后，只能婉言谢绝了。而今有有心人完成了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当然乐观其成。

二

我不讳言我爱猫甚于爱狗，但这并不妨碍我对狗的欣赏和尊重。每当我在所住小区园内散步时，见到主人牵着或放着威武的、娇小的、凶猛的、憨厚的、活泼的、庄重的，各式各态、各种各样的家犬“遛狗”，我都会驻足细观。这是一道多么明丽怡人的风景，我不能不惊讶于大自然的神奇，更惊讶于人类的智商（许多所谓名种犬都是人培育出来的，有时甚至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弄出不少奇形怪状的名堂来）。如果此时向即便是陌生的狗主人称赞几句，往往会引来善意的回报。

人对狗的驯养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以前，远远超过了对猫的驯养。狗早已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军犬、警犬、猎犬、运输犬、表演犬、搜救犬、缉毒犬、医疗犬、导盲犬……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战争、地震等突发事件，我们都能

见到狗在愉悦人、温暖人、协助人、抢救人的动人情景。狗实在是人类的良朋益友，最得力的助手，是人类眼睛的延长、鼻子的延长、手臂的延长、双腿的延长，甚至某种意义上也是精神的延长。法国动物作家布封说得好：“只要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狗，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我们就会感到它是何等重要。”

狗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品质，譬如聪明、机智、勇敢等等，都值得大大称道。但狗最为宝贵的品质，就是它对主人的热爱，对主人的忠诚不渝，无怨无悔。达尔文在他的名著《物种起源》中就已指出：“对人的爱已经成为狗的本能，几乎毋庸置疑。”我在英国剑桥访学时，就曾亲眼目睹一个沿街乞讨的流浪汉，唯一的伴侣就是条浑身乌黑、目光炯炯的猛犬。每当危险降临，狗为救助主人不惜牺牲自己，也往往比人更自觉，更奋不顾身。“义犬救主”的美德，古今中外，所在都有，举不胜举也。藏獒的传奇，更是使人惊心动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罗兰夫人说：“我越了解人，就越喜欢狗。”我想她就是针对狗的忠贞坦诚，不求回报而言的。被狗深爱着是多么欢愉的感受，每位爱狗的朋友都有真切的体会，用不着我再来饶舌了。

三

不妨再来谈谈我与狗的因缘。

岁月无情，我已经记不起这条狗的名字了，它应该有名字的，而且正是我给起的。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在江西农村插队落户的我，荣幸地当上了小学民办教师。教学之余，领养了一条小黄狗。它不是名种，那时的农村也决不可能有名种犬（直到今天，恐怕也是一种奢望），就像今天日益庞大的都市“养狗族”所津津乐道、相互炫耀的那样。它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草狗，但它作为我的友伴，陪随我度过二载尽管毫不辉煌但也决非完全黯淡无光的日日夜夜。但是临到我要回城了，小黄狗的去向就成了棘手问题。我无法带它走，又没有人能收留它，怎么办呢？考虑再三，犹豫再三，竟然作出了与其让它成为无家可归的野狗，还不如干脆有个了断的决定。小黄狗显然有所预感，但它没有出逃，没有反抗，平静地接受主人结束它的年青的生命。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荒唐，多么残忍，多么不可原谅，我为

此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作过深深的忏悔。

另外还有两条师友家的狗也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一是黄裳先生家的，高大勇猛，属于狼犬一类，首次登门拜访着实吓了我一跳。去得多了，它与我熟悉起来，每次都要舔舔我的手表示欢迎，然后就静卧在小书桌旁边听我与黄先生聊天，仿佛它也听得懂似的。隔一些时间再去，狗不见了，问黄先生，才知道主人其实是黄先生的邻居，它几乎每天来黄先生家“串门”，一次大规模的“打狗”运动中被抓走了。现在黄先生家养猫，但只要提起这条邻居的狗，黄先生还不免愤愤然。

还有就是陆灏兄家的狗。那时陆灏兄住在老式石库门房子里，每当我走进小天井，这条名叫“圆圆”的花狗就会吠将起来，主人不喝住，吠声是不停的。同样一回生，二回熟，“圆圆”与我也很熟络。九十年代初，几乎每个周日，我先到上海文庙旧书集市淘书，再到陆灏兄主持的风鸣书店喝茶小坐，最后常被他邀去家中便饭，这时“圆圆”就会欢快地陪伴我们，认真地听我们神侃，乖乖地听凭我抚摸它。我一再许诺带牛肉干给它，一再忘记，直到陆灏兄迁居，也没能带给它。后来“圆圆”患病去世，陆灏兄伤感之余，从此不再养狗。

四

正是由于狗与人的亲密无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世界文学史上的许多大文学家都曾留下关于狗的美文妙语。据我有限的阅读，就有法国的伏尔泰、莫伯桑和波德莱尔，英国的拜伦、吉卜林和柯南道尔，俄国的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和叶赛宁，美国的杰克·伦敦，捷克的恰佩克，奥地利的卡夫卡，匈牙利的育珂摩尔，日本的岛崎藤村和川端康成，等等，有的还远不止一篇。不消说，这份名单肯定是挂一漏万。外国作家笔下的狗，千姿百态，惹人喜爱，杰克·伦敦惊叹“天，除了讲话，你什么都会呀”，无疑是对聪颖的善解人意的狗的高度赞美。像柯南道尔那样把巴斯克维尔猎犬写成谋财害命的恶犬，大概是绝无仅有了。然而，恶犬其实是人训练出来的，是人自己作的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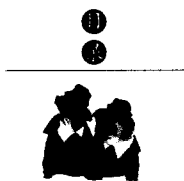
因此，编选一本中国现当代作家文士写狗的文字，不让外国作家专美于前，也就十分必要了。从巴金、季羨林、杨绛、冯骥才到白先勇、琦君、林

清玄、陈冠学，海峡两岸几代作家在《狗啊，狗》中所讲述的这么多可歌可泣的狗与人的情感故事，再次有力地证明狗是可爱的，可信赖的和可依靠的，因而也是可尊敬的。读完了《狗啊，狗》，我更坚信，狗在人的世界里所显示的一些优秀品格，比人类更珍惜人性，永远是人类道德的一面镜子，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狗是我们与天堂之间的媒介。”

我由衷地感谢《狗啊，狗》的编者于克家先生。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日晚急就于

海上梅川书舍



序	陈子善	1
狗这一辈子		
狗之晨	老舍	3
讲狗	周建人	9
谈狗	曹聚仁	12
狗	梁实秋	15
狗的智慧	张伯权	18
狗的时间观念	鲍尔吉·原野	19
狗性的痛苦	田仲济	23
说狗	吴冠中	25
狗这一辈子	刘亮程	27
犬	吴德铎	29
“被犬教育”	胡展奋	30
那年那月那狗		
小狗包弟	巴金	35
有关这小狗包弟的一点回忆	李小青	39
大黄狗	巴金	41
“小趋”记情	杨绛	43
一条老狗	季羨林	50
忠实的小狗	杜宣	57
恩犬	靳凤霞	60
记忆深处的那一只小狗	姜云生	69
那年那月那狗	张蕾	75
我家养过的一条狗	李成义	81



鳄鱼	黄文范	83
一只叫黑子的狗	庄浦明	91
我与狗	姜 昆	102
狗哭	蔡 丽	109

狗狗备忘录

爱犬的天堂	冯骥才	115
我喜爱小动物	冰 心	119
失落的爱宠	琦 君	121
心中爱犬	琦 君	126
狗的风波	了 平	129
狗狗备忘录	周 涛	134
动物们	迟子建	161
狗	陈冠学	165
Lilly 发脾气	程乃珊	170
我的朋友哈利	曹正文	173
纽芬兰犬“乔乔”	方铭钧	175
狗事	亚 才	179
义犬“玛托”	刘北南	186
群狗	孙了红	190
黑龙龙	林锡嘉	195
海禄和玛尼	徐钟珮	198

关于狗的回忆

秋日的诀别	刘慕沙	205
关于狗的回忆	傅 雷	214



小黑狗	萧 红	217
花狗	萧 红	221
一条野狗	梁实秋	224
狗	靳 以	227
狗难	柯 灵	231
小黄儿	白先勇	233
阿黑	徐钟珮	238
咬舌自尽的狗	林清玄	241
军犬黑子	吴若增	243
中外文人与猫狗趣事	于克家	246
编后记	于克家	267



狗这一辈子

狗之晨

东方既明，宇宙正在微笑，玫瑰的光吻红了东边的云。大黑在窝里伸了伸腿，似乎想起一件事，啊，也许是刚才作的那个梦；谁知道，好吧，再睡。门外有点脚步声！耳朵竖起，像雨后的两枝慈姑叶；嘴可是还舍不得顶下那片暖、柔、有味的毛。眼睛睁开半个。听出来了，又是那个巡警，因为脚步特别笨重，闻过他的皮鞋，马粪味很大。大黑把耳朵落下去，似乎以为巡警是没有什么趣味的东西。但是，脚步到底是脚步声，还得听听。啊，走远了。算了吧，再睡。把嘴更往深里顶了顶，稍微一睁眼，只能看见自己的毛。

刚要一迷糊，哪来的一声猫叫？头马上便抬起来。在墙头上呢，一定。可是并没看到，纳闷：是那个黑白花的呢，还是那个狸子皮的？想起那狸子皮的，心中似乎不大起劲；狸子皮的抓破过大黑的鼻子；不光荣的事，少想为妙。还是那个黑白花的吧，那天不是大黑几乎把黑白花的堵在墙角么？

这么一想，喉咙立刻痒了一下，向空中叫了两声。“安顿着，大黑！”屋中老太太这么喊。

大黑翻了翻眼珠，老太太总是不许大黑咬猫！可是不敢再做声，并且向屋子那边摇了摇尾巴。什么话呢，天天那盆热气腾腾的食是谁给大黑端来？老太太！即使她的意见不对也不能得罪她。什么话呢，大黑的灵魂是在她手



郎世宁所绘《十骏犬》之《啖星狼》，现收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犬图 宋 李迪作

里拿着呢？她不准大黑叫，大黑当然不再叫。假如不服从她，而她三天不给端那热腾腾的食来？大黑不敢再往下想了。

似乎受了刺激，再也睡不着。咬咬自己的尾巴，大概是有个狗蝇，讨厌的东西！窝里似乎不易找到尾巴，出去。在院里绕着圆圈找自己的尾巴，刚咬住，“不棱”，又被（谁？）夺了走，再绕着圈捉。有趣，不觉得嗓子里哼出些音调。“大黑！”

老太太真爱管闲事啊！好吧，夹起尾巴，到门洞去看看。坐在门洞，顺着门缝往外看，喝，四眼已经出来遛早了！四眼是老朋友：那天要不幸亏是四眼，大黑一定要输给二青的！二青那小子，处处是大黑的仇敌：抢骨头，闹恋爱，处处和他大黑过不去！假如那天他咬住大黑的耳朵？十分感激四眼！“四眼！”热情地叫着。四眼正在墙根找到包厢似的方便所在，刚要抬腿：“大黑，快来，到大院去跑一回？”

大黑焉有不同意见之理，可是，门，门还关着呢！叫几声试试，也许老头就来开门。叫了几声，没用。再试试两爪，在门上抓了一回，门纹丝没动！

眼看着四眼独自向大院跑去！大黑真急了，向墙头叫了几声，虽然明知自己没有上墙的本领。再向门外看看，四眼已经没影了。可是门外走着个叫花子，大黑借此为题，拼命地咬起来。大黑要是有个缺点，那就是好欺侮苦人。见汽车快躲，见穷人紧追，大黑几乎由习惯中形成这么两句格言。叫花子也没影了，大黑想象着狂咬一番，不如是好像不足以表示出自己的尊严，好在想象是不费什么实力的。

大概老头快来开门了，大黑猜摸着。这么一想，赶紧跑到后院去，以免大清早晨的就挨一顿骂。果然，刚到后院，就听见老头儿去开街门。大黑心中暗笑，觉得自己的智慧足以使生命十分有趣而平安。

等到老头又回到屋中，大黑轻轻地顺着墙根溜出去。出了街门，抖了抖



身上的毛，向空中闻了闻，觉得精神十分焕发。然后又伸了个懒腰，就手儿在地上磨了磨脚指甲，后腿蹬起许多的土，沙沙的打在墙上，非常得意。在门前蹲坐起来，耳朵立着，坐着比站着身量高，加上两个竖立的耳朵，觉得自己很伟大而重要。

刚这么坐好，黄子由东边来了。黄子是这条胡同里的贵族，身量大，嘴是方的，叫的声音瓮声瓮气。大黑的耳朵渐渐往下落，心里嘀咕：还是坐着不动好呢，还是向黄子摆摆尾巴好呢，还是以进为退假装怒叫两声呢？他知道黄子的厉害，同时，又要顾及自己的尊严。他微微地回了回头，呕，没关系，坐在自己家门口还有什么危险？耳朵又微微地往上立，可是其余的地方都没敢动。

黄子过来了！在离大黑不远的一个墙角闻了闻，好像并没注意大黑。大黑心中同时对自己下了两道命令：“跑！”“别动！”

黄子又往前凑了凑，几乎是要挨着大黑了。大黑的胸部有些颤动。可是黄子还好似没看见大黑，昂然走过去。他远了，大黑开始觉得不是味道：为什么不乘着黄子没防备好而扑过去咬他一口？十分的可耻，那样的怕黄子。大黑越想越看不起自己。为发泄心中的怒气，开始向空中瞎叫。继而一想，万一把黄子叫回来呢？登时立起来，向东走去，这样便不会和黄子走个两碰头。

大黑不像黄子那样在道路当中卷起尾巴走，而是夹着尾巴顺墙根往前溜。这样，如遇上危险，至少屁股可以拿墙作后盾，减少后方的防务。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大黑并不“大”；大黑的“大”和小花的“小”，都不许十分叫真的。可是他极重视这个“大”字，特别和他主人在一块的时候，主人一喊“大”黑，他便觉得自己至少有骆驼那么大，跟谁也不敢拼一拼。就是主人不在眼前的时候，他也不敢承认自己是小。因为连不敢这么承认还不肯卷起尾巴走路呢；设若根本的自认渺小，那还敢出来走走吗？“大”字是他的主心骨。“大”字使他对小哈巴狗、瘦猫、叫花子，敢张口就咬；“大”字使他有时候对大狗——像黄子之类的——也敢露一露牙，和嗓子眼里细叫几声；而且主人在跟前的时候“大”字使他甚至于敢和黄子干一仗，虽明知必败，而不得不这样牺牲。狗的世界是不和平的，大黑专仗着这个“大”字去欺软怕



犬图 齐白石作

硬的享受生命。

大黑的长相也不漂亮，而最足自馁的是没有黄子那样的一张方嘴。狗的女性们，把吻永远白送给方嘴；大黑的小尖嘴，猛看像个子粒不足的“老鸡头”，就是把舌头伸出多长，她们连向他笑一下都觉得有失尊严。这个，大黑在自思自叹的时候，不能不归罪于他的父母。虽然老太太常说，大黑的父亲是饭庄子的那个小驴似的老黑，他十分怀疑这个说法。况且谁是他的母亲？没人知道！大黑没有可靠的家谱作证，所以连和四眼谈话的时候，也不提家事，大黑十分伤心。更不敢照镜子，地上有汪水，他都躲开。对于大黑，顾影是不能引起自怜的。那条尾巴！细，软，毛儿不多，偏偏很长，就是卷起来也不威武，况且卷着还很费事，老得夹着！大黑到了大院，四眼并没在那里。大黑赶紧

往四下看看，好在二青什么的全没在那里，心里安定了些。由走改为小跑，觉得痛快。好像二青也算不了什么，而且有和二青再打一架的必要。再和二青打的时候，顶好是咬住他一个地方，死不撒嘴，这样必能制胜。打倒了二青，再联络四眼战败黄子，大黑便可以称雄了。

远处有吠声，好几个狗一同叫呢。细听，有她的声音！她，小花！大黑向她伸过多少回舌头，摆过多少回尾巴；可是她，她连正眼瞧大黑一眼也不瞧！不是她的过错，战败二青和黄子，她自然会爱大黑的。大黑决定去看看，谁和小花一块唱恋歌呢？快跑。别，跑太快了，和黄子碰个头，可不得了；谨慎一些好。四六步的跑。



看见了：小花，喝，围着七八个，哪个也比大黑个子大，声音高！无望！不便于过去。可是四眼也在那边呢；四眼敢，大黑为何不敢？可是，四眼也个子不小哇，至少四眼的尾巴卷得有个样儿。有点恨四眼，虽然是好朋友。

大黑叫开了。虽然不敢过去，可是在远处示威总比那一天到晚闷在家里的小哈巴狗强多了。那边还有个小板凳狗，安然地在家门口坐着，连叫也不敢叫；大黑的身份增高了很多，凡事就怕比较。



那群大狗打起来了。打得真厉害，啊，四眼倒在底下了。哎呀四眼；呕，活该；到底他已闻了小花一鼻子。大黑的嫉妒把友谊完全忘了。看，四眼又起来了，扑过小花去了，大黑的心差点跳出来了，自己耗着转了个圆圈。啊，好！小花极骄傲地躲开四眼。好，小花，大黑痛快极了。

那群大狗打过这边来了，大黑一边看着一边退步，心里说：别叫四眼看见，假如一被看见，他求我帮忙，可就不好办了。往后退，眼睛呆看着小花，她今天特别的骄傲，好看。大黑恨自己！退得离小板凳狗不远了，唉，拿个小东西杀杀气吧！闻了小板凳一下，小板凳跳起来，善意地向大黑腿部一扑，似乎是要和大黑玩耍玩耍。大黑更生气了：谁和你个小东西玩呢？牙露出来，耳朵也立起来示威。小板凳真不知趣：轻轻抓了地几下，腰儿塌着，尾巴卷着直摆。大黑知道这个小东西是不怕他，嘴张开了，预备咬小东西的脖子。正在这个当儿，大狗们跑过来了。小板凳看着他们，小嘴儿撅着巴巴地叫起来，毫无惧意。大黑转过身来，几乎碰着黄子的哥哥，比黄子还大，鼻子上一大道白，这白鼻梁看着就可怕！大黑深恐小板凳的吠声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把大黑给围在当中。可是他们只顾追着小花，一群野马似的跑了过去，似乎谁也没有看到大黑。大黑的耻辱算是到了家，他还不如小板凳硬气呢！

似乎得设法叫小板凳看出大黑是和那群大狗为伍的：好吧，向前赶了两步，轻轻地叫了两声，瞭了小板凳一眼，似乎是说：你看，我